



潘占林 著

战火中的外交官

MY
ENCOUNTER
WITH WAR

亲历北约炸馆 和南联盟战火

1998年4月，我在乌克兰任大使时，接到外交部命令，任命我为驻南斯拉夫大使。

对于这一任命，我感到有些意外。我长期在苏联工作，苏联解体后，在独联体国家任大使，从未涉足东欧，对南斯拉夫事务也不熟悉。另外，我不懂塞尔维亚语、克语和俄语，同属斯拉夫语系，似乎竟是另外一种语言。此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南斯拉夫分崩离析，裂变成五个国家。从此，烽烟四起，战火不断，其中以波黑战争尤为惨烈。南联盟遭轰炸前，战火虽时有平息，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该国。但是，“城下之兵”“声色俱厉”“科索沃冲突愈演愈烈”，又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到战火中的南斯拉夫任大使，我没有一点儿心理准备。

然而，谁能知道，我在南斯拉夫任大使期间，更大的意外从天而降。这种意外，恐怕是任何人都无法准确估计到的……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I V I I

ENCOUNTER WITH WAR

战火中的外交官



亲历北约炸馆 和南联盟战火

潘古林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火中的外交官：亲历北约炸馆和南联盟战火/潘占林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8

ISBN 7-80170-490-8

I. 战… II. 潘… III. 国际争端—南斯拉夫—1999—史料 IV. D815.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4062 号

出版人 周五一
责任编辑 田雪鹰
装帧设计 古手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152 66572154 66572155
市场部 (010)66572157 66572281 66111785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印张 2 插页 22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序

潘占林同学这本书令我爱不释手，读时热泪难忍。

潘和我都是农村长大的孩子，都多亏新中国成立才受到良好教育，同一年进大学读研究生，在动乱年代到同一个农场经受磨炼，又在同一个时间出任驻外大使……潘书中所表达的对祖国的忠诚、对和平和正义的酷爱引起我深深共鸣，是很自然的。我感谢他，他写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许多心里话。我为有这样的战友骄傲，为年轻同事和广大读者有这样的好书高兴。

这样的书是不需要大力推介的。我只愿把以前写过的五段有关我和潘共同思想感情历程的诗抄录如下，权作序。

李锐

2005年12月29日

一、给我们共同的家乡

我愿是
你春雨中的一滴汗，
我愿是
你痛苦中的一滴泪。

我愿是
你旗帜上的一滴血，
我愿是
你秋场上的一株穗……

1998年10月14日

二、记共同的学生时代

活泼、生动，
像天幕前
海的奔腾。

升华着
时代的幸运
生命的年轻，
像深洞里
水的玲珑。

挥洒
对善良的爱，
对真理的忠诚，
像远山上
霞的晶莹。

1995年12月12日

三、共同的外交官生涯

似羊羔跪乳，
如乌鸦反哺，

像士兵匍匐在阵前，
卫护母亲的尊严。

2000年7月1日

四、我们共同的牛田洋

思念你，
牛田洋。

你每一缕波纹，
都荡漾过温馨。
你每一簇漩涡，
都旋转过青春。

虔诚的
是我们年轻的一群。
用热泪拭擦面颊，
用冷汗沐浴身心。

不敢忘，
牛田洋。

你汹涌着战友的血泪，
你回荡着军号的哀伤。
恨的底蕴是酷爱，
无畏的代价是希望。

站着死去的是英雄，
永垂不朽的是理想。
活下来是奢侈的偶然，
快把先烈的重担挑上！

祝福你，
牛田洋。

愿堤坝挺立边疆，
让阳光洒满绿浪。
看炊烟在咸风中袅袅，
闻稻花飘溢着芬芳。

我们的牛田洋，
永远的一瓣心香。
你是意志和理智的课堂，
你是承前启后的力量。

写于 1998 年 7 月美国巴尔的摩。
1969 年 7 月 28 日，在汕头郊外的牛田洋，解放军战士和在农场锻炼的大学生同台风海啸拼搏，数百位战友牺牲。逝者如斯。

五、凭吊在南斯拉夫牺牲的三位记者

每一条生命
都是母亲孕育，
春寒秋凉，
赤血凝成，
热肠古道，
和平英灵。

每一条生命
都是一曲温柔，
几多冰心玉壶，
几多十里长亭……
呐喊着：
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憧憬着为正义拼搏，
像未名的岩浆，
在地心涌动。

喷薄而出吧……
我做平凡的燃料，
你放射炫目的光明……
都为亲爱的母亲
锻铸青春的光荣。

写于 1999 年 5 月 10 日至 18
日数以千计的人来我驻美国使馆
吊唁邵云环、许杏虎、朱颖同志
期间。永志江泽民主主席 5 月 14 日
电话中告诉克林顿总统的“我们
是一个有 12 亿人民的国家，每个
中国人的生命都是极其宝贵的”。
永志近五千位美国各界朋友和旅
美侨胞、留学生的慰问信。

引子

1998年4月，我在乌克兰任大使时，接到外交部调令，任命我为驻南斯拉夫大使。

对于这一任命，我感到有些意外。我长期在苏联工作，苏联解体后，在独联体国家任大使，从未涉足东欧，对南斯拉夫事务也不熟悉。另外，我不懂塞尔维亚语，塞语和俄语虽同属斯拉夫语系，但毕竟是另外一种语言。此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南斯拉夫分疆裂土，裂变成五个国家。从此，烽烟四起，战火不断，其中以波黑战争尤为惨烈。我到南联盟赴任前，波黑战火暂时平息，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波黑。但是，“按下葫芦起了瓢”，科索沃冲突愈演愈烈，又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在前南斯拉夫这块土地上，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宗教宿怨、领土纠纷、旧恨新仇，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到战火中的南斯拉夫出任大使，我没有一点儿心理准备。

002 | 战火中的外交官

赴任前，除了到外交部苏欧司南斯拉夫处阅读相关文件外，我还特意拜访了我国两位前任驻南斯拉夫大使马叙生和朱安康，对南斯拉夫有了初步的了解，心里稍微有了底。

然而，谁能知道，我在南斯拉夫任大使期间，更大的意外从天而降。这种意外，恐怕是任何人都无法预先估计到的……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走马上任	(1)
初到南斯拉夫	(1)
晤面米洛舍维奇	(5)
初访动荡不安的科索沃	(8)
第二章 围绕科索沃的角逐与抗争	(13)
科索沃烽烟四起	(13)
是谁点燃了导火线?	(16)
朗布依埃谈判——不战而屈人之兵	(20)
风声紧，雨意浓	(23)
第三章 空中打击南联盟	
——北约大打出手	(27)
轰炸这样开始	(27)
“对不起，我们不知道它是隐形的”	(33)
战地夜莺的歌声	(37)
华人安全牵动人心	(43)

第四章 南联盟在困境中拼搏	(49)
南斯拉夫为求自保探寻出路	(49)
炮火硝烟中的外交斡旋	(55)
第五章 北约轰炸中的外交使团	(61)
外交使团百态	(61)
战争恶魔的阴影向使馆逼近	(66)
第六章 北约公然轰炸中国使馆	(71)
“不是间接轰炸，是直接轰炸”	(71)
烈火硝烟中的两条自救通道	(74)
三位记者遇难	(77)
武官在哪里？	(78)
第七章 北约的打击精确致命	(83)
北约怎样对我馆实施轰炸？	(83)
那一颗针对大使的炸弹缘何不炸？	(87)
第八章 炸馆激起抗议浪潮	(91)
中国人民愤怒的呐喊	(91)
来自祖国的和煦春风	(99)
第九章 患难真情	(107)
同志心，手足情	(107)
炮火纷飞见真情	(114)
异国他乡的患难之交	(120)
坚守岗位	(128)
第十章 是误炸还是故意？	(137)
炸馆事件解析之一	(137)
炸馆事件解析之二	(144)

第十一章 城下之盟	(151)
带着眼泪的苦涩的和平	(151)
北约进驻科索沃前后的“戏中戏”	(158)
第十二章 回国述职	(165)
回到祖国的怀抱	(165)
重返硝烟初散的贝尔格莱德	(171)
第十三章 现实与回眸	(179)
鲜花蜡烛寄相思	(179)
得奖与“得罪”	(187)
黑山走向何方	(194)
第十四章 总统大选	(203)
误判形势提前大选	(203)
总统大选中的激烈角逐	(209)
风暴骤起卷狂澜	(215)
一个时代的结束	(222)
第十五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	(229)
会见科什图尼察	(229)
米洛舍维奇：何处是归程？	(233)
走上海牙不归路	(240)
米洛舍维奇的人生轨迹	(247)
尾 声	(257)
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	(257)
后 记	(260)

第一章

走马上任

初到南斯拉夫

1998年5月28日，我取道奥地利、匈牙利乘车赴南斯拉夫，就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

提起南斯拉夫，还得从南联邦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了自己的祖国，于1945年11月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改国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面积25万余平方公里，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及黑山六个共和国组成，人口约2350万，是二十多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记得南联邦总统铁托在世时，曾宣称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已经解决。实际上，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铁托在世时，由于他有崇高的威望，有相当的凝聚力，各民族尚能和睦相处，但民族矛盾的暗流已在平静的表面下激荡。在铁托晚年，民族联合的大堤已出现“管漏”，这也为后来的裂变埋下伏笔。

南斯拉夫地处巴尔干腹地，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处，是东西南北欧洲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大国角逐的重要场所。从15世纪起，南斯拉夫被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

国统治了五百多年，南斯拉夫人民没有停止过反抗和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在这里点燃，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里成了欧洲的主要战场之一。冷战时期，这里又成了东西方争夺的重要阵地。冷战后的



■ 前南斯拉夫示意图。

第一场战争——科索沃战争又在这里爆发。难怪有人说，谁控制了巴尔干，谁就控制了欧洲。南斯拉夫人也自怨自艾地说：“怪只怪我们的祖先把房子修在了十字路口。”

物换星移，世事沧桑。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南斯拉夫也分疆裂土，裂变成五个国家。1991—1992 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马其顿四个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联合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简称南联盟）。面积十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一千多万。2003 年，南斯拉夫议会通过新宪法，改国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简称塞黑）。昔日作为不结盟国家的旗帜，在东欧和南欧举足轻重的南斯拉夫，以及当年威名显赫的领导人，而今都成为历史。

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时，我正在驻苏联使馆工作，目睹了苏联的

解体以及裂变为 15 个独立国家的进程。南斯拉夫的裂变同苏联解体惊人地相似。当时除塞尔维亚和黑山外，其他共和国主张南斯拉夫变成松散的邦联，各共和国成为主权国家。而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张维护南斯拉夫的统一，反对邦联化，实际上想重建以塞尔维亚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国家。结果适得其反，塞尔维亚的主张及其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加剧了其他共和国的分离倾向，为这些共和国的独立起了催化作用。

踏进南斯拉夫国界，映入眼帘的是典型的欧洲田园风景画。5 月的骄阳照耀着广袤的田野，一片片麦田似海浪碧波荡漾。农户和庄园疏疏落落地散落在田间。远处，群山起伏，层峦叠翠。蓝蓝的天空不时有鸟儿飞过，百灵鸣啭，仿佛呢喃着田园小调。这里被称作欧洲的“伊甸园”，它是如此宁谧、安详。南斯拉夫北部是伏伊伏丁那平原，肥沃的黑土地，加上风调雨顺，年年都有好收成。南斯拉夫朋友告诉我，这里一年的农产品够南斯拉夫居民三年的消费，还有不少粮食、蔬菜、水果出口西欧诸国。南斯拉夫 75% 的土地是山地和高原，多分布在南部地区。后来我有机会到黑山共和国，那里真是“地无三尺平”。山上到处都是黑色的嶙峋怪石，草木不生，又不能做石材使用。据当地居民传说，上帝倒垃圾，找来找去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结果就倾倒在黑山这块地方，所以黑山到处是上帝的“黑垃圾”。这恐怕就是黑山的来历。黑山临海的一面风光秀丽，景观奇特，是南斯拉夫的旅游胜地。

车驶进塞尔维亚北部城市诺维萨德。这是伏伊伏丁那省的首府。小城多是巴罗克式的建筑，空灵而又整洁，岁月的风尘没有抹去她美丽的容颜，她显得古老而又年轻。车过多瑙河大桥，对岸一座高高耸立的钟楼格外引人注目。那钟和我们常见的钟不同，它的大针是时针，而小针是分针。我感到疑惑。同行的人告诉我，在古代，人们一般没有随身的钟表，远在多瑙河上捕鱼和两岸农田里劳作的人们要想知道时间，只要抬头望望钟楼上的表，能看清大针指的钟点就够了。我想，钟楼的设计者不但匠心独运，而且心里还装着老百姓呢。

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我终于到了贝尔格莱德。驶进贝市城区，路两旁各有一个钥匙形建筑，象征城市的大门，对东来西往的客人表示欢迎。我曾于 1983 年到贝尔格莱德出差，15 年后我来这里



■ 南联盟科鲁谢瓦茨市一角。

常驻，感到格外亲切。同 15 年前相比，贝市虽然英姿潇洒，狂放飘逸，但依稀看出岁月的抹痕，略显苍老、疲惫。近十年的封锁、制裁，使南联盟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每况愈下。铁托执政四十多年，为南斯拉夫国家独立、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到 20 世纪 80 年代，南联邦成为一个繁荣、富足和安定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已达 3000 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时南联邦模仿西欧福利国家的做法，南斯拉夫人只要一出生，就由国家包起，从育婴、上学、工作、度假直到退休。南斯拉夫家家有存款，不少人有外汇存款，人均住宅面积 15 平方米以上。每到夏季，人们纷纷出国旅游，或到海滨度假。可以说，那时是其历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是令苏联及东欧国家十分羡慕的“伊甸园”。而今，十年战争，十年制裁，使人均国民收入已降到 1000 美元。城市一些建筑年久失修，衰微破败的景象开始显露。

晤面米洛舍维奇

6 月 8 日，是我向南斯拉夫总统递交国书的日子。此前，6 月 2 日，我向南斯拉夫外交部副部长布拉伊奇递交了国书和颂词副本。同时，我还完成了另一件使命，转交了朱镕基总理致南斯拉夫总理布拉托维奇的贺电。布拉托维奇是于 5 月 22 日就任南联盟总理的。

递交国书，对于使节来说是件大事。国书是由国家主席江泽民签署，致驻在国国家元首，内容是任命我为驻南斯拉夫特命全权大使。递交国书时要念颂词，颂词一般文字不长，表示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并希望驻在国元首及政府给大使工作惠予支持和协助。这些程序完成之后，就是同元首谈话，谈话可长可短，一般视两国关系情况而定。如果两国关系好，谈话就长一些，如果两国关系一般或不好，谈话就简短。即使两国关系十分不睦，谈话一般也不涉及争议问题，双方不争论，保持递交国书的良好气氛。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递交国书了，对于这一活动，我已心里有数。事先要做些相应的准备。首先要把国书、颂词准备好，一定要亲自带上，不能忘记。不过我记得，在我任吉尔吉斯大使时，就有一个国家的大使在向吉尔吉斯总统阿卡耶夫递交国书时忘了带国书。这位大使